

劇談
幽閒
鼓吹
錄



幽
閒
鼓
吹

張
固
撰

中
華
書
局

幽閑鼓吹

唐 清河張 固撰

宣宗嚙念萬壽公主。蓋武皇世有保護之功也。駙馬鄭尚書之弟顓。嘗危疾。上使訊之。使迴。上問公主視疾否。曰無。何在。曰在慈恩寺看戲場。上大怒。且歎曰。我恠士大夫不欲與我爲親。良有以也。命召公主。公主走避。至則立於階下。不視久之。主大懼。涕泣辭謝。上責曰。豈有小郎病。乃親看他處乎。立遣歸宅。畢宣宗之世。婦禮以修飾。

宣宗暇日。召翰林學士。時韋尙書澳。遽入。上曰。要與卿款曲。少間出外。但言論詩。上乃出新詩一篇。有小黃門置茶訖。亦屏之。乃問曰。朕於勅使如何。韋公卽述上威制。前朝無比。上閉目搖首曰。摠未摠未。依前怕他。在於卿如何。計將安出。韋公既不爲之素備。乃率意對曰。以臣所見。謀之於外庭。卽恐有太和末事。不若就其中。揀拔有才識者。委以計事。如何。上曰。此乃末策。朕已行之。初擢其小者。自黃至綠至緋。皆感恩。若紫衣挂身。卽一片矣。公慙汗而退。噫。大君之問。社稷之福。對駁止此。惜哉。

裴公休在相位。一日奏對。宣宗曰。今賜卿無畏。有何貯畫言之。公嘗蓄論儲宮之意。至是乃頓首以諫。上曰。若立儲君。便是閑人。公不敢盡言而退。

宣宗坐朝次。對官趨至。必待氣息平均。然後問事。令狐相進李遠爲杭州。宣宗曰。比聞李遠詩云。長日唯銷一局棋。豈可以臨郡哉。對曰。詩人之言。不足有實也。仍薦遠廉察可任。乃俞之。

宣宗視遠郡謝上表。左右曰。不足煩聖慮也。上曰。遠郡無非時章奏。只有此謝上表。安知其不有情懇乎。吾不敢忽也。

張長史釋褐爲蘇州常熟尉。上後旬日。有老父過狀判去。不數日復至。乃怒而責曰。敢以閑事。屢擾公門。老父曰。某實非論事。但觀少公筆跡奇妙。貴爲篋笥之珍耳。長史異之。因詰其何得愛書。答曰。先父愛書。兼有著述。長史取視之曰。信天下工書者也。自是備得筆法之妙。冠于一時。

白尙書應舉。初至京。以詩謁顧著作。顧視姓名。熟視白公曰。米價方貴。居亦弗易。乃披卷首篇曰。咸陽原上草。一歲一枯榮。野火燒不盡。春風吹又生。卽嗟賞曰。道得箇語。居卽易矣。因爲之延譽。聲名大振。

喬製京兆府解試時。有二試官。變日午叩門。試官令引入。則已醺醉。視題曰幽蘭賦。不肯作。曰。兩箇漢相對。作此題。速改之。爲濕注馬賦曰。校夢子。舊筆斯須而就。警句云。四蹄曳練。翻瀚海之驚瀾。一噴生風。下胡山之亂葉。便欲首送京尹曰。喬變嶢嶢。甚宜以解副薦之。

李藩侍郎嘗綴李賀歌詩。爲之集序。未成。知賀有表兄。與賀筆視之。舊者召之。見託以搜訪所遺。其人敬謝。且請曰。某盡記其所爲。亦見其多點竄者。請得所葺者視之。當爲改正。李公喜。併付之。彌年絕跡。李公怒。復召詰之。其人曰。某與賀中外。自小同處。恨其傲忽。常思報之。所得筆舊有者。一時投於澗中矣。李公大怒。叱出之。嗟恨良久。故賀篇什流傳者少。

李賀以歌詩謁韓吏部。吏部時爲國子博士分司。送客歸。徑困。門人呈卷。解帶旋讀之。首篇鴈門太守行。

曰：黑雲壓城欲摧，甲光向日金鱗開。却援帶命邀之。

苗帝師困於名場，一年似得，復落第。春景暄妍，策蹇驢出都門，貰酒一壺，藉草而坐，醺醉而寐。久之既覺，有老父坐其旁，因揖，敍以餘杯飲。老父婉謝曰：「郎君榮悒恥，事要知前事耶？」苗曰：「某應舉已久，有一第分乎？」曰：「大有事，但更問。」苗曰：「某困於窮蹙，一郡寧可及乎？」曰：「更向上。」曰：「廉察乎？」曰：「更向上。」苗公乘酒，猛問曰：「將相乎？」曰：「更向上。」苗公怒，全不信，因肆言曰：「將相向上，作天子乎？」老父曰：「天子，真者即不得，假者即得。」苗都以為怪誕，揖之而去。後果為將相，及德宗昇遐，攝冢宰三日。

賓客劉公之為屯田員外郎時，事勢稍異。旦夕有騰越之勢，知一僧有術數，極精，寓直日，邀之至省。方欲問命，報章秀才在門外，公不得已，且令僧坐廳下。章秀才獻卷已，略省之，而意色殊倦。章覺之，乃去。與僧語，不對，吁嗟良久，乃曰：「某欲言，員外必不愜，如何？」公曰：「但言之。」僧曰：「員外後遷，乃本行正郎也，然須待適來章秀才知印處置，公大怒，揖出之。不旬日，貶官。章秀才乃處厚相也。後三十餘年，在中書，劉轉屯田郎中。」

朱崖李相在維揚，封川李相在湖州，拜賓客分司。朱崖大懼，遣專使厚致信好。封川不受，取路江西而過。非久，朱崖入相，過洛，封川憂懼，多方求厚善者，致書乞一見，欲解紛。復書曰：「怨即不怨，見即無端。」初，朱崖封川早相善，在中外致力，及位高，稍稍相傾。及封川在位，朱崖為兵部尚書，自得歧路，必當大拜。封川多方阻之，未効。朱崖知而憂之，邪公杜相，即封川黨，時為京兆尹，一日謁封川，封川深念杜公進曰：「何成哉？」

也。封川曰：君揣我何念？杜公曰：非大戎乎？曰：是也。何以相救？曰：某卽有策。顧相公必不能用耳。曰：請言之。杜曰：大戎有辭學，而不由科第，于今快快。若與知舉，則必喜矣。封川默然良久曰：更思其次。曰：更有一官，亦可平治懷恨。曰：何官？曰：御史大夫。封川曰：此卽得。邪公再三與約，乃馳詣安邑門。門人報杜尹來，朱崖迎揖曰：安得訪此寂寞？對曰：靖安相公有意旨，令某傳達。遂言亞相之拜。朱崖驚喜，雙淚遽落。曰：大門官小子，豈敢當此薦拔？寄謝重疊。杜遽告封川，封川與虔州議之，竟爲所墮。終致後禍。

朱崖在維揚，監軍使楊欽義追入，必爲樞近。而朱崖致禮，皆不越尋常。欽義心銜之一日，邀中堂飲，更無餘肴，而陳設寶器圖書數牀，皆殊絕。一席祇奉，亦竭情禮。起後皆以贈之。欽義大喜過望，旬日行至汴州，有詔令監淮南軍。欽義至，卽具前時所獲歸之。朱崖笑曰：此無所直，奈何相拒？一時却與欽義，感悅數倍。後竟作樞密使。武皇一朝之柄用，皆自欽義也。

李師古跋扈，懼杜黃裳爲相，未敢失禮。乃命一幹吏，寄錢數千緡，并氈車子一乘，亦直千緡。使者未敢遽送，乃於宅門伺候累日。有緣輿自宅出，從婢二人，青衣繒纓，問何人。曰：相公夫人使者還歸，以告師古。師古折其謀，終身不敢失節。

潘炎侍郎，德宗時爲翰林學士，恩渥極異。其妻劉氏，妾相之女也。京尹某有故，伺候累日不得見。乃遺閹者三百緡，夫人知之，謂潘曰：豈有人臣京尹顧一見遺奴三百正緡帛，其危可知也。遽勸潘公避位。子孟陽初爲戶部侍郎，夫人憂惕，謂曰：以爾人材而在丞郎之位，吾懼禍之必至也。戶部解喻再三，乃曰：

不然。試會爾同列。吾觀之。因遍招深熟者。客至。夫人垂簾視之。旣罷會。喜曰。皆爾之儔也。不足憂矣。末座慘綠少年。何人也。答曰。補闕杜黃裳。夫人曰。此人全別。必是有名卿相。

元相在鄂州。周復爲從事。相國常賦詩。命院中屬和。周正郎乃簪笏見相公曰。某偶以大人往還。高□謬獲一第。其實詩賦皆不能也。相國嘉之曰。遽以實告。賢於能詩者矣。

裴寬尙書罷郡西歸。汴流中日晚維舟。見一人坐樹下。衣服極弊。因命屈之與語。大奇之。遂爲見知。以君才識。必自當富貴。何貧也。輿船錢帛。奴婢貺之。客亦不讓所惠。語訖上船。奴婢偃蹇者。鞭撻之。裴公益奇之。其人乃張徐州也。

安祿山將反。前三兩日。於宅宴集大將十餘人。錫賚絕厚。滿廳施大圖。圖山川險易。攻取剽劫之勢。每人付一圖。令曰。有遠者斬。直至洛陽。指擢皆畢。諸將承命。不敢出聲而去。於是行至洛陽。悉如其畫也。

張正甫爲河南尹。裴中令銜命代淮西。置宴府西亭。裴公舉一人。詞藝好解頭。張相公正色曰。相公此行。何爲也。爭記得河南府解頭。中令有慙色。

崔咸舍人嘗受張公之知。及懸車之後。公與議行止。崔時爲司封郎中。以感知之分。極言贊美。公便令製表。表上。值無厚善者。而一章允請。三數月後。門館間寂。家人輩竊罵之。公後亦悔。每語子弟曰。後有大段事。勿與少年郎議之。

崔造相將退位。親厚皆勉之。長女賢知書。獨勸相國。遂決退。一二歲中。居閑蹉跎。顧謂兒姪曰。不得他諸

道金銅茶籠子物也。遂復起。

相國張延賞將判度支。知有一大獄。頗有冤濫。每甚扼腕。及判使。卽召獄吏。嚴誡之。且曰。此獄已久。旬日須了。明日視事。案上有一小帖子。曰。錢三萬貫。乞不問此獄。公大怒。更促之。明日帖子復來。曰。錢五萬貫。公益怒。命兩日須畢。明日復見帖子。曰。錢十萬貫。公曰。錢至十萬。可通神矣。無不可回之事。吾懼及禍。不得不止。

元相載在中書日。有丈人自宣州所居來投。求一職事。中書度其材不任事。贈河北一函書而遣之。丈人惋怒。不得已。持書而去。既至幽州。念破產而來。止得一書。書若懇切。猶可望。乃拆而視之。更無一辭。唯署名而已。大悔怒。欲回。心念已行數千里。試謁院寮。問既是相公丈人。豈無絨題。曰。有。判官大驚。立命謁者上白。斯須。乃有大校持箱復請書。書既入。館之上舍。留連數日。及辭去。奉絹一千疋。

元載子伯和。勢傾中外。福州觀察使寄樂妓十人。既至。半載不得送。使者窺伺門下。出入頻者。有琵琶康崑崙最熟。厚遺求通。卽送妓。伯和一試奏。盡以遺之。先有段和尚善琵琶。自製西梁州。崑崙求之不與。至是以樂之半贈之。乃傳焉。道調梁州是也。

丞相牛公應舉。知于頗相之奇俊也。特詣襄陽求知。住數月。兩見。以海客遇之。牛公怒而去。去後。忽召客將。問曰。累日前有牛秀才發未。曰。已去。何以贈之。曰。與之五百。受之乎。曰。擲之于庭而去。于公大恨。謂賓佐曰。某蓋事繁。有關遠者。立命小將。賫絹五百。書一函。追之。曰。未出界。卽領來。如已出界。卽送書信。小將

原
书
缺
页